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覧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柳河東集卷二十

唐 柳宗元 撰

銘雜題一十二首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

漢高祖十二年自將擊黥布還過沛宮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惠公即位乃詔有司立原廟至

唐尚

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卨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子聖德未衰而内禪音擅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班固髙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上音去下音遇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陳平出自嬀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

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至平佐漢封侯汝陰脫帝寠綱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夏侯嬰出自夏禹之後杞簡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夏后氏爵為侯謂之夏侯至嬰佐高祖封汝陰侯鄼侯鄼音贊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卨之裔也蕭氏出自子姓帝嚳之後商帝乙庶子微子周封為宋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因以為氏至何事高祖封鄼侯淮陰督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夏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裔也韓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于韓因以為氏至信事高祖封淮陰侯周氏出

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國號曰周至勃事漢封絳侯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經高祖拔劒斬之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矣建赤旗於沛邑以昭其神謂高祖既立為沛公而旗幟皆尚赤也以混諸侯謂秦併六國而復歸于漢也憑力於項以離關東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也奉纘堯之元命纘作

管切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其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為湯沐之邑没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高祖既立為沛公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

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益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懐於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閟宫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崟用佐嵗功以流澤歎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

黎皽䀢與春同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化大祐於下土皽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音勳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封豕大猪也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見左氏踊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於劉赫矣漢祖播兹皇猷揚旆沛庭約從從將容切諸侯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勦子小切殄覇

楚遂荒神州區宇懐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奕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禋克承崇崇沛宫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兹地乃尃元命亦舉嚴祀建旆釁（釁許僅切）鼓遂據天位魂游故鄉永介丕祉焕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劒門銘 并序

憲宗紀永貞元年劒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劒南東川節度使李康以討

劉闢銘謂嚴公即礪也考礪傳亦載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加斂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元稹奉使東川劾發其贓請加惡謚此銘當作於未節度東川之前云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喪衆暴羣疑不制妖孽孽魚列切亦作孼扇行怙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苞劒門憑負丘陵以張鷙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蜀為古梁州之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

為已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於是儲峙儲音厨峙直里切饗賫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冦地乘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劒門大攘頑嚚諭引刼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一作以為固收奪地利以須王師剼剼賢腸振㧞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鼖音墳鼓一振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憤房吻切悱音

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塗衰沮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藩宅是南服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維）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上驅羊切下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八國皆戎夷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狂猾窺隙狺狺嘯呼（狺魚巾切楚辭猛犬）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

害及巴渝巴渝在唐屬劒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當其要東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上音毗下音休陳爲掎角掎居綺切說文偏引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右逾岷山左直劒門攻出九地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殄殲羣頑内獲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他丹切衆也詩嘽嘽駱馬大憝囚戮憝徒對切書元惡大憝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

觀

塗山銘 并序

尚書曰娶于塗山孔安國曰塗山國名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在壽春東北皇甫謐曰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作之年月未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耄期順承天歷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執大象乃輯音集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

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啟禹之子而太康啟之子也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史記所注亦引此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畢

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兹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則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注骨節其長專車專者擅也克明克威疇敢以

渝宣昭黎憲耆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刋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李興亦有志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於傳亦不紀其年月云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其上所部

編户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一作疾亟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上音淡下姝悅切正作歠宿而死興

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漬疾智切　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輿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音淳）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曰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穹旻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膺腐背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

以教於曾謂孝經也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侯乃以樊穆仲之言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注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考叔寤莊稱純左氏鄭莊公寘姜氏於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實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奏章稽首愍懃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賛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辰溆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八年七月己巳詔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八月辛巳朔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然考柳公綽傳止載拜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不書其平張伯靖之功若與銘所載詔書顯異進臨江漢之言若少異豈史偶逸之耶武岡在邵州邵與黔辰播費等州在唐皆隸江南西道永州亦其一也公時為永州司馬作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黔音鈐蠻獠雜擾獠音潦西南夷名亦作獠盜弄庫兵賊脅守帥南鉤牂柯外誘西原漢定西南夷置牂柯郡西原亦西南夷地也置魁立帥一作伍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成羣皇帝下銅獸符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下即誅時惟潭部戎帥潭在唐屬江南西道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母弟生壻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兇渠同惡草面向化

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髙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上許偉切亦為蝮虫也下胡國切似鼈含沙射人為害如狐也）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彌而遠莫可追已願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一作類）以示我子孫億萬年（一作彌億萬年）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

曰

黔山之巑音攢高也巫山之蟠音盤曲也亦谿名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谷竄鼠披攘仍亂王師來誅一作未誅期死以緩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一作援師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信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音矛賊由公而仁我始兇儺由公而親山畋澤𠪚畋音田𠪚與漁同周禮有𠪚人輸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

以占（一作折算）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於大邦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朂余之世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為柳州此銘十一年三月作當在柳州時文

始州之人各以罌甀負江水（罌音罌甀五計切破罌也）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

惟洛嗟怨或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埴埴說文云堅土也一作壯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將米景鑒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甎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日新一作盈以神

舜禹之事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祚成禮而反改延康爲黄初大赦魏氏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古今集中雖皆載此文晏元獻公謂此文恐是博士韋籌作

違下謗譽咸宜二首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音擅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

授位公與私仁與彊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爲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獨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作仁命二十二人興五教

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_{徒回切}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烏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于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亦猶是也而啓賢聞於

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

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葢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誇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咈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

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

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

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隷出以為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髙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餓伏墻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傃其進晚耳而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賈

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大抵端以諷空空於

內者賈抜於朝求過其分而賓不足賴云爾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直五十賈音嫁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側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一本有材字掐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掐乞洽切舉之翾然翾紕招切飛也若揮虛焉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

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爚音淪則遬然枯遬音速蒼然白鬱之黃者梔也上音支木實可以染黃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坂音反坡坂也馬相踶徒計切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者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一有者字賈音古當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

其有事驅之以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糞壤之理而以責其大孼之効惡有不折其用而䕶墜傷之患乎

吏商

孟子謂宋牼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公為吏商於孟子之言若甚戾者故終篇引孟子之言而謂吾言有不得已者焉且曰吾哀夫没於利者以亂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登進其志以成其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汙者益不勝其憤不得已而有作也後世大吏鎮一方應一道所

謂不勝其富者至則日事囊橐其去也一方為之驗然何止以貨商也哉然所謂貶而遂於道者未之聞也而又加顯焉是柳子之言亦無以施於後世而況聞孟子之言乎作之年月不可得而詳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為患敓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廢小名惡終不遂名一作者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殺欲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當而家强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者赭音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

然而舉世爭以爲貨商以故販吏相遯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莖切何以利教爲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爲是言爲利而爲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吏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撓女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

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疎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其論謂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永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永時為巽上人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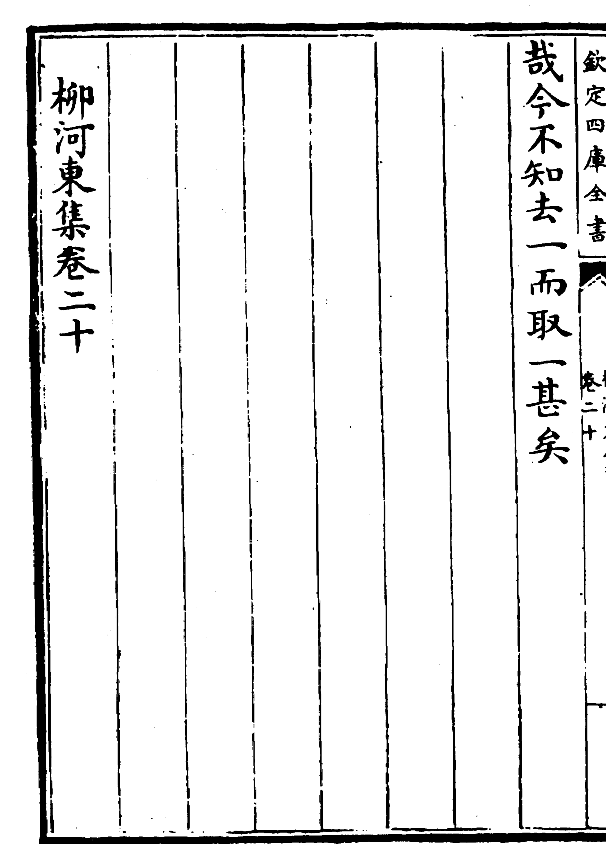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東海若東海神名也孟豬澤名按書被孟豬注在菏東北菏音柯又士可切諸當從豕旁）得二瓠焉（瓠胡故切匏也）刳而振其犀（刳音枯）以嬉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蟯如消切腹中虫蚘音回亦音尤）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

棄糞耶其一僘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呀虛牙切）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霾音埋）之雜不處也必泊之西灘（灘音𢇛）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蟯蚘之與居其狹咫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䢽盪（盪音蕩）羣穢於大荒之島而同子於向之

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恱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我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谻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

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盂諸之陸盪其
織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
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
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汩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
而窒於無明之室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蚘人有問焉其
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
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
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

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刧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一作違也不若二瓠之水



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河東集卷二十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唐 柳宗元 撰

題序六首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據集元和五年十一月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題當同時作俳音排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

頴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嫓白嫓匹計切爾雅曰嫓配也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聖人之所弃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滑音骨稽音雞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

葡溜力救切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蒲拜切故有息焉遊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上切刀切見禮記注操縵雜弄也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樝音查苦鹹酸辛雖蜇吻裂鼻蜇音折螫也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葅側魚切周文王嗜昌蒲葅屈到之芰音騎楚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曾晳之羊棗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息焉遊焉而

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呫呫然動其喙（呫他協切嗇也喙呼惠切）彼亦勞甚矣乎

裴瑾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瑾字封叔嘗為萬年令公嘗誌其墓碣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據唐書崇陵德宗陵也豐陵順宗陵也又據序云司空杜公黄裳也宰相表貞元二十年黄裳相元和二年罷二陵正其為禮儀使時然黄裳罷相後方撿校司空此序當其罷相後作令相國鄭公者裴均也均本傳元和三年入為右僕射俄撿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累封鄖國公故此序言相國鄖公以此時考之當作於元和三年云瑾渠巾切又音僅

傳曰詩書執禮禮不執則不行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闕

附比倫類巳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子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于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一作萬國）下之則制服御文頒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一作備具）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關決

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者一無而古字一無近字一無者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韋孟為楚元王傅作詩諷諫其孫玄成以父任為郎元帝永光四年詔議罷郡國廟時玄成為丞相有宜罷郡國宗廟之議凡三詳見本傳鄭玄以箋注師漢而禪代之儀卒集於小同漢鄭玄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等凡百餘萬言稱為儒宗玄之孫

曰小同仕魏為關内侯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焉

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 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懷王太傅死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

晉

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為祭法 後漢盧植通古今學懷濟世志時竇武以靈帝初秉政朝議欲加封植植雖布衣聞武有名譽乃以書規之武不能用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焉五世孫諶事晉為中書侍郎撰祭法注莊子以行於世

舊史咸以為榮令裴氏太尉公以禮匡義嗣 謂裴行儉理之高祖 侍中公以禮議封禪 謂裴光庭理之曾祖 祠部公以禮承大事 謂裴植理之祖 大理公以禮輔東宮 謂裴耀卿理之父 而理也以禮奉二勝又能成書以

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大理之兄正平節公以儀範成家道又以文雅經邦政令相國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勞揚於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頀入其廟如至鄒魯恩溢於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悌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而卒公書誌其殯謂其譔漢書文章為四十卷冣謡言議讖悉具備連累貫通好文者以為工此即西漢文類之意也宗直死時年三十

三此序在永州未名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駁音剥尚書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傳孔氏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一有記字迄于今交錯相糺音糾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于事戰國策春秋後語頗本左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而後之文者寵之一作褒之文之

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呯散不屬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陟格切）攟摭融結（攟俱運切摭之石切說文二字皆云拾也）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移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炳然若開羣玉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各有列位不失其序雖第其價可也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廢

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端耶始吾少時有路子者自贊為是書吾嘉而敘其意而其書終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敘繫于左以為西漢文類首紀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盪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當文帝時始得賈生明儒術武帝尤好馬而公孫弘董仲舒司馬遷相如之徒作風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於是宣於詔策達於奏議諷於辭賦傳於歌謠由高

帝迄於哀平王莽之誅四方之文章蓋爛然矣史臣班孟堅修其書拔其尤者充於簡册則二百三十年列辟之達道名臣之大範賢能之志業黔黎之風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一作菁離其變通論次其叙位必俟學古者興行之唐興用文理一作文章貞元間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決于漢氏決即協切與之相準於是有能者取孟堅書類其文次其先後為四十卷

楊評事文集後序

楊君凌也悉之季弟故序云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謂楊憑以序屬公也先友記云楊氏兄弟者洪農人憑由江南西道入為散騎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評事卒用知評事之為凌也審矣唐書云凌終侍御史誤矣

贊曰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

流益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策也比興者流益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遺陳子昂嘗為右拾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正風雅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

莫能極張說封燕國公諡文貞為一代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所不逮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于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云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張九齡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于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若楊君者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柄擢尤異之詞諷誦於文人滿盈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叙述學富識遠才涌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其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

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泰武都符一作何義府太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窮其工竟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克充于時凡我從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命論次篇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濮陽吳君文集序

據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不書其父之名與文唯載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武陵元和三年到永序當在是時作

博陵崔成務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聞人濮陽吳君弱齡長鬣而廣額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信義交於物敎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鄉相賢士率以元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子侃口旱切與侃同樂也又强直也亦音去聲更名武陵升進士得罪來永州因奉其先人文

集十卷再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其爲辭賦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王公大人之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有可觀者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獻於法官然後材不遺而智可見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吴君之行不昭而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一作大志嗚呼有一無有字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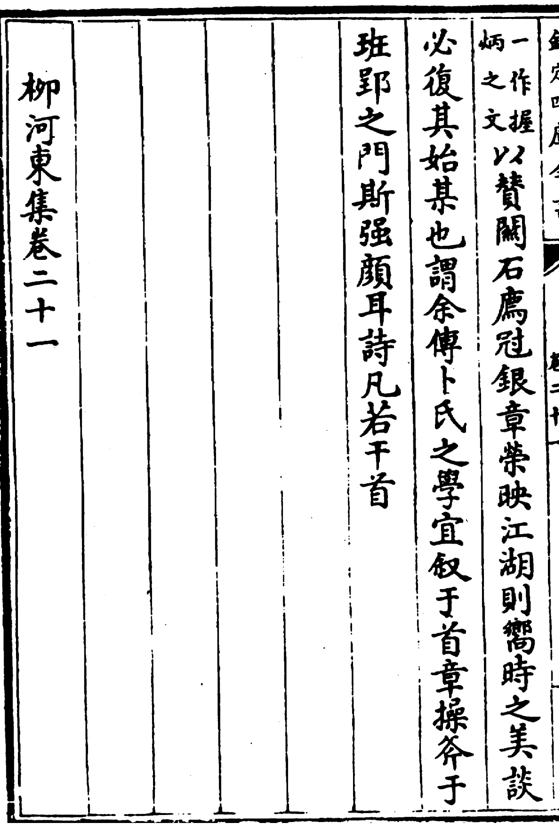
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序言乙亥歲某自南徐來以歷考之乙亥即貞元十一年也序言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紓王紿者紿得幸德宗為徐泗節度今言其伯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隕羽敏切雖古猶今也今一作之求之于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為文儒自先天以來策名聞達秉毫一無毫字翰而踐文昌登禁掖者紛綸

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鞅於文囿者（掉徒弔切 鞅於亮切）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某自南徐來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論非班超不能續（一作讀）父兄之書而乃徼狂疾之功以為名（徼古堯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以兄弟嗣來京師會於舊里若璩瑒在魏（魏書應瑒弟璩咸以文章顯 璩音渠 瑒徒郎切）機雲入洛（機陸機 雲陸雲也 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正聲迭奏雅章更和播塤篪之音韻（塤音暄 篪陳之切）調律呂之氣候穆然清風發在簡素文章之冑曷能及此況宗兄握炳然之文



一作握娲之文以賛闗石鹰冠銀章榮映江湖則鬻時之美談必復其始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叙于首章操斧于班郢之門斯强顔耳詩凡若干首

柳河東集卷二十一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三首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為宣武軍判官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自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天星詩以送之時貞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州自大歷後多兵劉元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望人如韓昌黎劉宗經

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預焉此序所以言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而賛其來朝之美也其曰禮部郎中許公即許孟容工部郎中崔公即崔羣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多悍將勁卒悍音旱亟就猾亂猾音滑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葢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捍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薦呴諭呴吁句切納為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于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參剛柔而兩用代德順而同道既去大慦徒對切遂安有衆故揚公以

謀議之隙對揚王庭不踰時而承詔復命示信于外一示

作出諸侯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僚屬皆餞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禮部郎中許公以宏才與學已任文字顧倡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漶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凡軍旅之制賛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膺命受簡欲黙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以獻用充餘篇云

送崔羣序

崔羣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友善韓集有與羣詩在元和初作與羣書在貞元十九年此序亦貞元末年柳未謫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詩有柔懦温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

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于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名建杓早遙切南陽韓安平名泰洎予文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壯端毅髙朗振邁說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奕宜求正于韓襲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馬忘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于野或命為之序予于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敭于王庭敭音揚甲俊造之選首雠校之列

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今戎帥楊大夫朝晟也朝晟傳嘗為邠寧韓游瓌都虞候游瓌御士寛軍驕張獻甫來代軍遂亂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朝晟斬首惡者一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九年獻甫卒遂代為邠州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路云云與序所言楊朝晟軍政之嚴及備虞西戎之意皆合辟賓佐必其初年序作此時云

僕間歲驟遊邠疆驟鉏救切邠音彬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羣校用筲法箠令不吐强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

犯令者沈斷壯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鶡冠者（鶡音曷）仰而榮之今又能旁貫文雅以符名文士之秀者河南獨孤寀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承荷休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大倉之蓄僅而獲饜投石而賈（音古）勇者思

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復河壖故疆壖而宣切拓遶西戎拓音託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其得失是將植銮畫于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章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擕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於漢史真可慕也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發巴蜀吏卒民大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唐

蒙因以檄告巴蜀民以非上意和帝時竇憲破北單于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不

然是瑣瑣者烏足置齒牙間而禁吾子哉

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公既謫永州而吴武陵亦坐事謫於此武陵至永在元和三年序當在後作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賛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摠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

則相對積為義府謚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范傳真新舊史皆無傳序云其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舊史考之乃范傳正也傳正有傳言自謂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即與序合且曰以其言也告于其傪公為監察御史與之為傪乃

貞元二十年云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闕決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智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詭古委切竄取亂切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

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于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于化導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

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悦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幸南容歸使聯句詩序

序曰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我直道自達邯鄲趙地時在魏博節度府魏博田洪正自貞元十年入朝南容豈其來聘之使耶其曰朝右禮備歸於轅門則公尚在京師必貞元二十年前也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於京師亦既充金馬石渠公孫宏傳待詔金馬門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曰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曰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則又溢於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

客於吳相如遊於梁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司馬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悦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悉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妻對曰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書言封禪事天子異之云其或致書匡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渤海幸君既登於太常之籍又膺邯鄲之名北會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禮述職公卿多其儀合度於易于之間檀弓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雖枚生之節長卿之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

右禮備復於轅門我同升之友是用榮其趣舍惜其離曠卜兹良辰詠嘆其美比詞聮韻竒藻遞發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琅琅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此文元和五年永州作序言至于是州謂永州也言以府長罷去謂刺史崔君敏卒集有墓誌云卒於位是也李不詳其名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

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公與苑論皆貞元八年同貢于京師明年即九年公與論同登第其曰顧公守春官之缺謂顧少連也序作于九年九月云苑音宛齊大夫苑何忌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於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轊音衛車軸也席必交袵量其志知其達於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問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羣以誠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為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於術藝之場遊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

於簡牘左右園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顔懐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轃指秦嶺之路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峨冠禁南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魏志}王粲字仲宣避難荆州依劉表遂登江陵城樓作登樓賦桂枝片玉光生於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以詼笑顧盻超越千里而無倦極也然而景熾氣燠往即南方乘陵夾雲呼吸

溫風可無敬乎愼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兄之所宜私也羣公追餞於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書之編於羣玉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蕭錬登第後南歸序

序雖不記其年月然觀其交遊之自而繼之曰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歸皆貞元九年登第後文

始余幼時拜兄於九江郡九江在唐屬淮南道書注江分為九道也觀其樂

嗜經書慕山藪凝和抱質氣象甚茂雖在綺紈而私心慕馬厥後竊理文字先禮而冠遇兄於澤宮之中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習射于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注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觀其德如九江之拜蓋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左次陋巷余亟會於其居視其道如澤宮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太常禮部也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盼有權余獲賀於蔡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又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

摽出處為二道判屈伸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確克角切雅不覊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余東遊是將乘商於浮漢池歷郢城下武昌復於我始見之地則朋儕之徒合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聾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僕不腆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

辛殆庶公亦嘗有序以送之其曰班之外王父相國馮翊功在社稷者謂嚴震也震本傳德宗幸奉天進封馮翊郡王進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辛班方往省序當作於此前也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執而禮言不黷慢黷音讀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胄眈學篤志之士眈都含切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勩上音渠下與制切勞也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

是方岳為大夫良令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今又將亟駕省謁從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弟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

之書而趍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於辭曰為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修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申叔字子重此序當在貞元十六七年間作蓋申叔繼歿於貞元十八年公嘗書其墓碣云十八年居父喪未練而歿也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闓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彷音旁徉音羊徘徊也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

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力强挾是而東夫豈徒往乎温凊奉引之隟與隙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晋土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序不記其年月其曰余無禄食於世蓋謫在永州時作也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覆為穽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詬古候切)於是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磋蒼何切鏃作木切礪音厲)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衡牙之

響發焉璆渠幽切玉名也煌乎山龍華蟲之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速其反也故詩而序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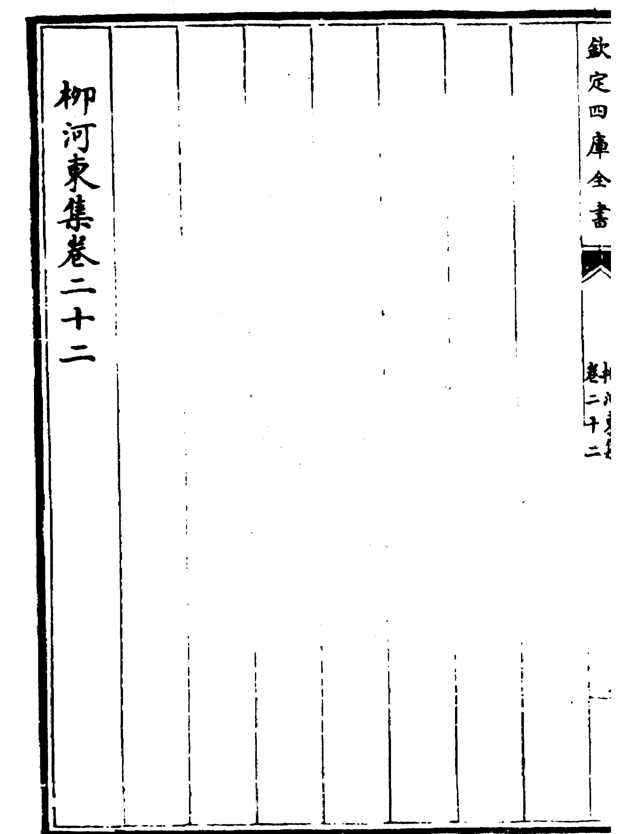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趙不詳其名序云吾竄永州四年即元和三年作新史趙宗儒傳元和初撿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三遷至撿校吏部尚書為荆南節度使所謂宗人尚書者指宗儒也其子御史傳不載焉

士之知感激許與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

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備厚有賢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於是未嘗不盡然内傷盡津忍切若受鋒刄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强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迨今兹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

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上音㦸又許為切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四年一作三年趙生亟見覩其狀恭謹愿慤覿其迹温密簡靖聞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之為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震抃起立伸目四顧不啻若自已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已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為輮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繼之以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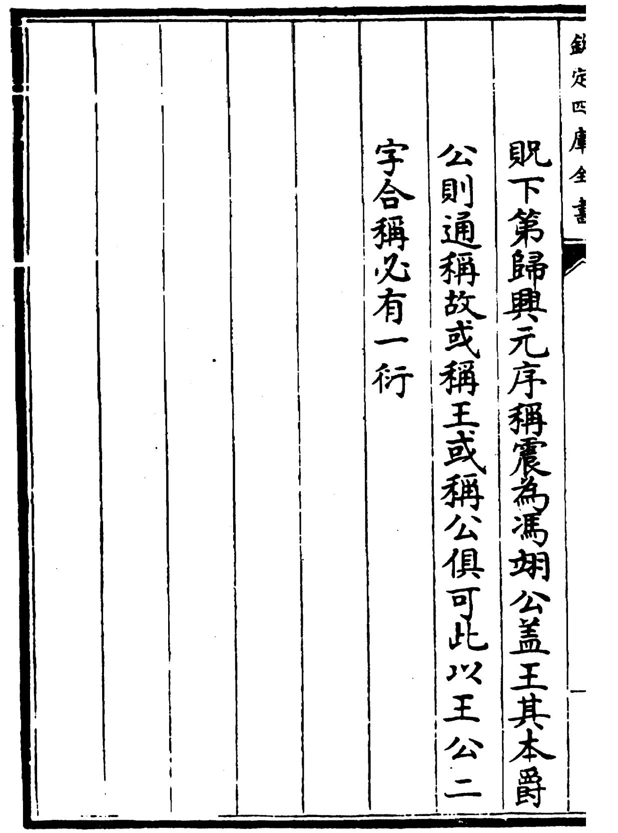
柳河東集卷二十二

謹案卷二十第十九頁後二行澤者蠟也刋本蠟訛臘據唐文粹改

二十三頁前五行號而祈曰刋本祈訛析據郭雲鵬本改

卷二十一第三頁後五行外之則復土斥土刋本下土字訛上據漢書惠帝紀改

卷二十二第十二頁前六行相國馮翊王公案唐書嚴震傳德宗封震馮翊郡王又本集送嚴公



貺下第歸興元序稱震為馮翊公蓋王其本爵

公則通稱故或稱王或稱公俱可此以王公二

字合稱必有一行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澯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范栩

謄録監生臣金士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至二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

唐 柳宗元 撰

序十二首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舊史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浙西節度使李錡據潤州叛殺判官王澹詐請入朝遂令蘇常杭湖睦五州戍將殺刺史修石頭故城謀欲僭逆未幾潤州大將張文良等執李錡以獻李睦州得罪當在此時考之新史李錡傳亦不載睦州事元和三年吳武陵亦以事貶永州序云睦州

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大赦在元和三年睦州亦是時至永詩序當在是後作

潤之盜錡魚倚切又音奇竊貨財聚徒黨為反謀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於是盜恐且奮將遂其不善視部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卒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具有間盜遂作而庭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盜以徒百人遮於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左官吏無幾盜就擒斬之於社垣之外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鏗丘耕切鏘千羊切出而為之詩然後憮於内憮苦簟切悵也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銜匿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焉者激於心焉一作言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浩州量移澧州序

浩州即南承嗣也霽雲之子故序言先中丞與夫忠烈之胄皆指霽雲而言傳載承嗣為浩州

刺史劉闢叛以無備謫永州闢叛在元和元年此序云涪州受譴兹郡凡二歲為元和三年赦後作云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國語越王勾踐棲于會稽之上乃號令于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孤子寡婦疾疚貧病者納官其子所以結人心終果報吳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改名曰羽林騎凡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

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猶曰於古為

薄漢北地都尉卬音昂以不勝任陷匈奴而子單侯于餅

西漢功臣表缾侯孫單以其父卬為北地都尉匈奴入力戰死事子單封缾侯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為校尉擊南越死事延年封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挫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為涪州涪音浮扞蜀道勍寇勍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解甲曰我忠烈脩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脩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筆削之吏以簿書校計贏縮受譴茲郡凡二歲朝廷建大本貞萬邦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聳之大裕蠱之志蠱音古易幹父之蠱用裕

宜尤被顯寵者也自漢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踰於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讐是周切校讐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美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覿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咢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序

零陵永州邑也薛為令而去公序以送之且言賤且辱不得與於考績幽明之說蓋有在矣賤作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音虎詩在江之滸）飲食之（飲音蔭食音祀）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

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懐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薛不詳其名序云薛去連而吏於邵永與連相接又邵之視塗序當作於永州時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雖不怨懟忿憤懟音隊憤房吻切列於上想於下此亘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慼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于恒矣哉朝廷施恩澤大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邵邵令邵州是其漸於顯歟君子

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者亢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渭唐宗室子也序曰余斥刺柳至于桂君又在馬公元和十年既名而復謫于柳此在柳州時作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灕力支切灕水出零陵出荔浦荔音戾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

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令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為是久矣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公晛震之子也所謂相國馮翊公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者即震也本傳德宗幸奉天震進封馮翊郡公久之進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序當作于震未卒之前

嚴氏之子有公晛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淬音倅礪音厲修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濬作浚激揚洪音沛哉鏗鏘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何敢去子恭惟相國馮翊公有大勲

力盈於旂常極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趍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公曰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候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棨前驅之器以木為之王公以下通用以前驅也中人處之不能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少習熟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教誦

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訟撝謙如此撝音揮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一有者字若高陽齊掾者佾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於右簡竊褒貶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

元秀才公瑾也公集有荅貢士元公瑾書謂其有文行而不能薦於有司其末曰其余去就之説則足下觀時而已令為序送言退家般塩修志增藝故贈言以勉之也序當在書後皆貞元十八九年京師時作

周乎志者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說文躓跲也操音慥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一言作貌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側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逾厲志之周也才濬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茍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

其欲退家殿墟修志增藝懼其沈鬱傷氣懐憤而不能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越王勾踐有寳劒五純鈎湛盧鉄鉚豪曹巨闕患不得犀兕而劘之劘音遠切細剖也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此貞元十三年作盖公自貞元五年來京師求進士其在序曰余在京師九年則十三年未為

集賢正字時也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謂半孔門弟子三千之數春官上大夫握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弟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鉤喙甚直懷一作嗜有美餌而觖望獲魚之暮觖古穴切又窺瑞切怨望也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

者蓋不之知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映也映以貞元二年正月拜相至是蓋已死矣）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笈音及又極曄切）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躑直摭切躅廚玉切）豈其直鉤而釣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令則

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智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手歃而盟者周赧王五十七年秦攻邯鄲趙王使平原君合從于楚平原君約其門下客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于平原君平原君至楚與謀合從不决毛遂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遂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也定從而歸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境之恥無乃果于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遄淳緣切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

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而一作兩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崔九名策字子符其序云居草野八年崔子幸來而覩余此序在永州作明甚集文又有與策登西山詩有云吾子幸淹留緩我愁腸繞則詩當在前而序當在後云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為得異人乎無也唯其所尚文學一作又舉移

而從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時剛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兇連伏闕下者累月不解仕將晚矣而戚其孤幼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孝悌人也孝一作仁如是且不

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獨為文故始見進而卒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之益鍼礪之事空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亦作覿）讀其書聽其言發余始志若寤而言夢醒而問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而敘之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蔡君不詳其名貞元末在京師時作

僕之始貢於京師蓍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一作之）未覲隱而未見矇乎遠而有榮者也（矇他囊切日無光也）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公貞元五年巳巳進士七年辛未在京師歲在未曰鶉首故曰歲在鶉首壽星屬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登第故曰若合於壽星其果合乎）僕始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怪迂是將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

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一本無上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序

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一本云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據集中有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有曰僕自謫居南中九年益元和八年間也此序當後書而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

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𣪘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者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仗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

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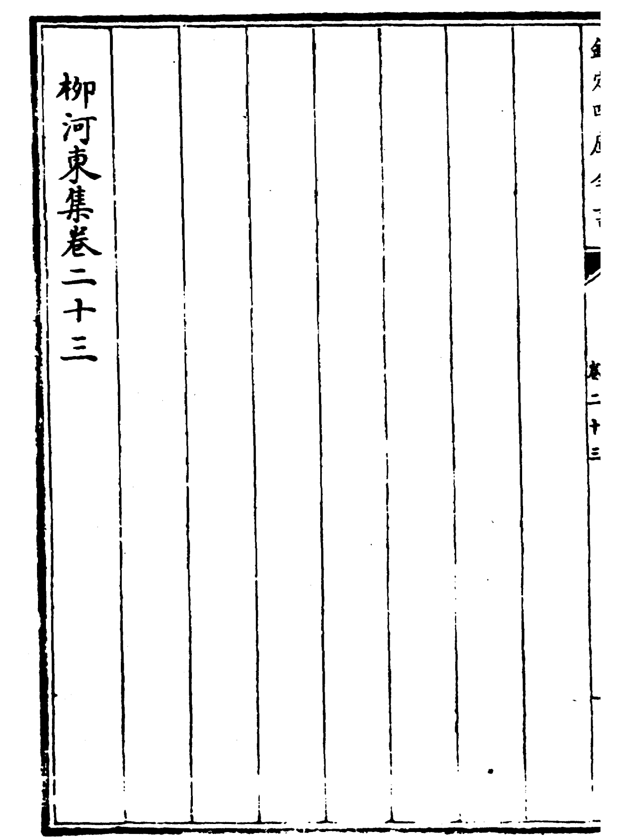
辛生不詳其名其曰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擴袂撟枉辛以是再歲連黜考之於史中書高郢也郢本傳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薦譽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行藝司貢部凡三歲黜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為衰與序所言皆合

序當在京師作

自命鄉論士之制壞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叢於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

下取其殊尤以為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於禮部擭袂矯枉袂彌蔽切袖也痛抑華耀首京師之貢者首一作會再歲連黜辛生以是不在議甲乙伍中其沈没困厄之士闔户塞竇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談者果以至公稱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篚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嚮使不聞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為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果為不祥也有

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祊而退逗一無退字吾甚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畧



柳河東集卷二十三